



耐晓林

作品集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刘晓辉

作品集

策 划 杭州恒庐美术馆
主 编 席挺军
学术主持 毛建波 胡志弘 周永良

责任编辑 徐新红
整体设计 柳献生 钱 塘
责任校对 石同兴
责任出版 葛炜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北双杰：何家英尉晓榕作品对照展/杭州恒庐美术馆编. —杭州：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 2009. 3
ISBN 978-7-81083-819-1

I. 南... II. 杭... III. 中国画：人物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 第030669号

南北双杰：何家英尉晓榕作品对照展

尉晓榕作品集

杭州恒庐美术馆 编

出 品 人：傅新生
出版发行：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地 址：中国·杭州南山路218号/邮政编码：310002
网 址：www.caapress.com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制 版：杭州恒庐文化有限公司
印 刷：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09年3月第1版
印 次：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12
印 张：30
字 数：20千
图 数：144幅
印 数：0001-1500

目录

4/简介

7/何尉传奇/许江

9/松风如故 瓣香不绝——尉晓榕人物画析解/范景中

12/谈风格，也谈风马牛/尉晓榕

14/图版

邵晓峰

作品集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目录

4/简介

7/何尉传奇/许江

9/松风如故 瓣香不绝——尉晓榕人物画析解/范景中

12/谈风格，也谈风马牛/尉晓榕

14/图版

尉晓榕，1957年生于福州。197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（现为中国美术学院）中国画系。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画创作与理论博士。



何尉传奇

中国画坛历史上名家荟萃，向有南北之说。五代黄筌富贵，徐熙野逸，引出北南异趣。明南陈北崔，共塑人物绘画一代奇峰。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又有北齐南黄之说，白石老人的天趣，宾虹先生的华滋，奠定近代绘画与古为新的谱。凡此种种，俱成文化的传奇。今天，津门何家英与闽人尉晓榕联袂杭城办展，此北南相会已然有趣。家英君北人南相，清雅率真。晓榕君则操一口浓厚的闽越口音，慢条斯理，娓娓中常发谐谑之语。此相会已露传奇的端倪。

如此相会的传奇更在于两人的艺术。家英君擅工笔，他的工笔画早已蜚声艺坛。其笔下人物，栩栩如生。造型端庄而不滞，色调浓郁而不腻，显露当代写实绘画的庄重气象。如若生鲜水果，那青涩之时，丰润之时，熟透之时，俱能一一端出，生鲜活色。此艺用于抒写生活女性，尽得时代风貌之助，已然立定当代工笔绘画的主流。相比家英，晓榕的知名度更多在圈子里，正由于此，又生出几分传奇。大学时期，晓榕便以水墨淋漓而令人注目。他属天资独厚的一类，却又闲散得可以。从艺对于他是“玩”，一笔在手，腹稿在胸。丈二匹的尺幅，百多个人，却只从画之一角启，一气呵成。如此天趣与玩性，生生占住了意笔绘画的先机。所以，何尉相会，让迥然不同的意趣，碰出传奇的火花。于北南传奇之外，又引出工意传奇或庄谐传奇的诸般说法。

中国南北说，常有抑一边扬一边的意思。工笔与意笔、庄

重与谐趣的比较中又多褒贬不一。何尉相会，其传奇的意义，正在于破除历史上的歧见，在今日绘画的文化意涵之上，让人们洞察某种更高层次的人性风采，以及与这种风采相异相和、遥遥相望的诗性格局。

在工笔的反复渲染中，把握人的精气神颇难；在意笔的笔锋使转之下，“返虚入浑、积健为雄”亦难。在俱难的背后，是画者自己如何活化的大问题。今日科技手段，人们可以生生地看到各类事情发生的现场，运动画面让大家习惯了“活”的人。绘画之静观还能做什么？绘画的活化不在于真的让人物动起来，而是让人物“如在”动中一般。在动画的年代，这种“如在”的活化更难，却更有趣，更能代表人心向往的某种固有诗性，更能打开人的终极有限的某类根性。绘画的活化，要者是画家自己的活化。何尉二君的相会，其扑面而来的传奇气息，正在于这个道理。

顺带说一句：家英君天性亦谐趣，仿马三立先生，出口成段，还能现编现演，做啼笑情状；晓榕君对西洋音乐尤其交响乐章谙熟，其博士论文即是有关这方面的文化比较。这又是一番传奇般的交替。鼓乐响起，让我们看他俩的好戏文吧！

许江

2009年3月8日

于西湖南山三窗阁

松风如故 瓣香不绝

——尉晓榕人物画析解

玄默敦牂之岁，余居湖上月白风清之寮，有以晓榕之画出示者，余莞尔谓之曰：“所见当有异于是者，正恨不能挂古锦囊，策老蹇驴，于西溪丹柿林下拾句而归，然后急题其纸末，掷笔与司雨堂主人浮白听萧耳。”

噫亦余非果能策蹇饮酒之人也，然而观其画者，必有起策蹇饮酒之思，欲一往于云生树暗、兔落鸟惊、灯火眇昧，而水袖碧腰、回雪流风、飘然舞动之境焉者也。

或曰：“晓榕之画，纯然而为画者矣。笔精墨妙，盖所当行，怀真抱素，亦其本色。韵若汉皋，神如秋水，我将比之郑所南之‘风’焉。”余曰：诚有是也！王子敬谓入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，晓榕之画似之。然所南之“风”又何可几载！先天之干，初爻始动，曰巽。六子首出，莫先于风。干天初以阳刚变为阴柔，散一气挠乎万物，而最柔顺最能变化天地之机者，莫妙于风。人但见无形有触，而空入万物不可入，至八荒之不可至也，风也。殊不知宣乎四时昼夜之中，柔风也；持乎万物虚空之外，刚风也。是以乾坤六子，最周流最无边际，莫大于风。风之为风，抑神矣。若比之以画，则其人也，必先大开怀抱，纯是古意，初不见其有他，似未尝到有所学，遗万形而孤往，超万浊以立命，永吹宝香，浮动终古。如是则此画此心，最淡而清，最有味而久远，最无然而不然，以其有不可泯灭者存焉。然则所南之“风”果可几哉？故曰：“刊浮落藻，意内言外，吾之所见，又异于此也。”

夫晓榕之画，盖以才气为骨干、以聪明为筋肉、以性情为血脉者也。“才气”二字，古人所重：毛伯成之才气也，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萧敷艾荣；张长宗之才气也，清言勃宰，允为理窟。晓榕之才气，吾不知何以名之，若拟之古人，其李长吉之流亚乎！先是，晓榕以少年学画，未逢名师，唯以勤于速写，恒自砥砺。然而才气标然，若秋云之远，故方增先先生一见契爱，遂入学于浙江美院。一时名师满座，技艺渐成，熏陶既久，所受愈多。洎乎今日，其精勤未懈，于兹二十五年矣，而才气纵横，乃过当日。同辈画家，于人物一门，可与相埒者，居然寥寥，故论者亦恒以此推挹其人，有以矣。

聪明者，天资也。唐志契《绘事微言》云：“大抵聪明近庄重，便不佻；聪明近磊落，便不俗；聪明近空旷，便不拘；聪明近秀媚，便不粗。盖言天资与画近，自然嗜好亦与画近。古人云：‘笔力奋疾，境与性会。’言天资也。”晓榕之天资固然甚上，然而天资上者何代不众，岂独晓榕然耶？大凡今世画家，天资亦未尝不上，及观其画，则往往猥俗者多。无他，能以聪明为皮囊，不能以聪明为筋肉也。彼徇俗骛外之士，终日昭昭察察，计其所得，亦非无一笔一墨偶与神会者，而窥之本根，则外有所竞而内无所主，其画之枵然气竭近于土人木偶，何待验而后知！繇是观之，晓榕之画能以聪明为筋肉，所以不佻，不俗，不拘，不粗，此与唐志契之论深有所合，是古之人不吾欺也。然则晓榕之所以为聪明者，不又甚乎！

余尝谓：诗书若画，皆待性情而后工者。譬之花木，得朝气而扶疏，苟无朝气，便无生机。菀木枯株，非不有虬枝老态，一时可观，而生理俱无，不朽何待！故性情者，书画之朝气也。然亦有正与不正之别。得性情之正，则根茎同茂，士匠之迹，可以泯然。得之不正，则兰芷不芳，荃蕙为茅，又无足道矣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利贞者，性情也。”今晓榕之画，谄而不谀，幽而不怪，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，其性情可谓正矣；至于明窗净几之间，从容自得，适意相对，写出胸中一点洒落不羁，则其性情又可谓高矣。

然而才气、聪明、性情，此三者固相须为用，未可强分。昔人云：“画不可有骨气，不可无骨气。”吾于此三者亦云尔。盖“不可无”者，谓守而不失也；“不可有”者，谓不矜才使气、外露浅薄也。苟三者不失，加以识见，以空其凭阑远眺之心则画之神韵在其中矣。故曰：画道非小，而所以治之者诚不外乎此也。

大抵今世画家，久于笔墨有所持论，孰高孰下，略见之矣。然谭复堂云：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。”既言人人殊，则吾于晓榕之画复何所论，而吾于晓榕之笔墨又何所不可论哉。画传千载，一脉相接者，古也。然古之人既罄其术，欲求蹊径之外，别辟通途，其艰可逆。梁任公尝叹，近世诗人，“生千岁后而欲自树壁垒于古人范围以外”者，洵不可得。画家之境，詎能独异？顾诗人虽不能自树立于

古人之外，初亦未尝自外于古人也。而画家则大不然，人人既求自树立于今人矣，人人亦求自外于古人。故鸢飞獬走，弃笔墨而之他，一时光怪陆离，万象皆新，观之者目骇，论这者舌桥。当此之际，孰谓晓榕之画不将跃跃于日之前而搏此一时之快哉！然而具大智能者，必大异于俗。故晓榕之能以大愿力、大定力返身入古，虽渊源于浙派，捶取之功则综收博采，其自见之明又自持之坚者如是。浙派人物画向以重传统、重笔墨、重造型取誉当世，风格强烈，名家辈出。晓榕既学于斯浸于斯矣，日就月将，其为笔墨根基也，遂不能不厚，而其造型能力也，遂不能不高。所谓松风如故，瓣香不绝，浙派人物画之波澜更壮，其在晓榕乎！

古人有言：“凡特立旷古之才，必先凌绝前代，牢笼后来，方为在事业。”今晓榕之画，虽承浙派绪余，而比诸前人，正不名一宗，亦非一宗之境界所能囿者。固知胆识俱在，从心在我，与为一派之劲臣，宁为一家之主人也。沈颢《画麈》云：“董北苑之精神在云间，赵承旨之风韵在金阊，已而交相非，非非赵也董也，非因袭之流弊。流弊既极，遂有矫枉，至习矫枉，转为因袭，共成流弊。其中机捩循环，去古愈远，自立愈羸。何不寻宗觅派，打成冷局？非北苑，非承旨，非云间，非金阊，非因袭，非矫枉，孤踪独响，戛然自得。”此论甚正。

吾观晓榕胸中非无大事业者，故其于矻矻艺事之外，研求

性理，雅好读书，所为文字，亦复清新俊逸，不同流俗，且云：“凡有知性之人，必有德性。”是其胸次可以觐矣。释氏曰：“心外无法，法外无物。”则所谓“言外”者，岂果有外乎？

且夫“意内”之言，世人未必能知，而晓榕必能知之也。之于“言外”，知之者众，叩其奥赜，又蔑如焉。彼所谓“言外”者，于笔墨之外，更何所外乎？晓榕之笔墨固不能无少瑕疵，此必然之事也。一售众善，吾无得而讥。然而其画之上者，意度穆如，自舞碧空，轮奂屹然，高映紫云，又何止谑人之鬼面，刺俗之魔方！其所以玩赏烟光，品弄风月者，直是游方之铁履，阅世之金鉴也。

然则晓榕之画，果如是而已乎？吾尝私揆其人：彼所涵泳者深而私养者厚，故其去人也，宜踽踽然远；所托者重而所就者高，故其处俗也，宜兀兀然若有所弃；所求者专而所成者大，故其自命也，宜孑孑然若世之遗。昔者子夏以小道可观，而恐泥致远；子云以雕虫小技，而壮夫不为。非不为也，所托者异也。夫人之立于一世，虽贤圣必有所托矣。苟自托之不重，虽挟天下而与之，亦卑也；苟自托之重，则虽持一艺而终之，亦隆也。然而贤圣之未尝以一艺累身者，果以远于鄙事而后为高乎？庄子曰：“道在瓦砾。”程子曰：“道在寻常日用之间。”倘其人之智，足以品流众善，陶铸我心，不入于阴惨巧刻、凡鄙污浊之地，则百工之伎，何在而非托重之所也！孟子

曰：“岂予所欲哉，予不得已也。”今晓榕之画，其亦有不得已者在是乎？不然，以其人之质，不世可出，正足以吞星吐汉，推倒古今，其所自托不将极重，而所自致不将极远乎！吾以是知此册之足为世人重而不足为晓榕自重，吾须之而已矣。

范景中

谈风格，也谈风马牛

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，就像拥有姓名一样。他的性格，看他为人处事就知道了，再粗疏些，听他说上几句也能知道。但要是碰上一个训练有素的画者，就可能知其画而不知其人了。这不像为人处事有那么真确而裸呈的观察幅面。他的成长必经技术建构、门庭变幻和没完没了的纠错和纠偏，这简直就是一个遮蔽的过程，一个画者还能剩下多少本然的自己。不过，这里所说的性格，不仅仅是本然的自己，而是一个人的总和，是先天和后天以及一己在一群中的总和。性格是可以画在纸上的，一旦上了画纸，就叫风格。谁要想在多年消磨后仍活出铁铮铮的自己，最好别误了身体，力争活到齐黄二老的岁数。所谓“衰年变法”，无非是老画师活回了孩子本色，重获了玩的自由。届时，手法松活了，童灵被唤醒了，“松灵”成了他们的“风”，道德学养和种种世故又管束着“风”，这是“隔”，“隔”得雅驯，即上升为“格”，一“风”一“格”，大师的风格就是这么来的。那么，大师的风格为什么价值不凡，是因为其间含有至少两种本不相容的迥异气质：一是怎么做都在理的老到；二是一玩就出格的童心。这里面有个太极，圣手们的本事就是让他转，就是让猫虎同戏，就是让驴唇对上马嘴后唱起来，雷得你瞠目，连连称妙。这是风格，也是高度。司空图的《二十四品》既是风格类型，又是高点。就是说，有时风格就是高度，但更多得多的风格是没有高度的。想想司空氏的二十四品总该是从泛泛百把个风格中淘洗出来的

吧，那么，剩下的至少七十六种风格就不够高标，入不了大人物的法眼。记得科学那边有“最优解”一说，还有青年们所追逐的那许多标准答案，但在艺术上“最优解”近乎“无解”，它实际上不过是哄自己上进的一个虚幻的靶引，而艺术教科书中贩卖的任何标准答案都只会招人生厌。我想，艺术上的一切高度、一切经典，都只能作为“次优解”或“令人满意解”这样一种梯级来开启后学，它们是些有风格的高度，也就是说是有缺憾的高度，正像跛行的比喻，或像雀斑美人……

那么，有没有没有风格的高度？我只能说，应该有，但只在理论上，在概念中。因为这在实证上有个难题：它必须真正完美。而真正的完美需要艺术家既高情商，又够冷血；既高智商，又够热血。就作品论，它既要充分发酵以张显人性的可错的温暖，又要按照神的尺度精确施工，这可能吗？不知纠集起人类最尖端的科学家、工程师和艺术家通力合作，能不能创造这样的辉煌。即使能够，对不起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有此眼福看到这样的好画。一双双审美接受的眼睛已为一幅幅稍次的名画所倾倒，他们大声叫好，而叫声中分贝最高的那个词，正是“风格”！也只能是“风格”。虽然风格是人的尺度，但尊重它，就是尊重我们自己，只能这样。

真高度既然虚无缥缈，我们倒要问问真风格存在的真确性，这像个伪问题，但看看那些骚首弄姿故作夸张的假风格的广泛在场，真风格的提出应该不算造魅，它甚至很形象，也很

细节，它是人在忘情时喊出的那一声，更多的是你日常做事说话的样子。我有点厌烦“自然流露”这一词组，但在谈论真风格时，它很准确。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共识，即真风格不是追求来的。你追了，把自己的艺术意志放大了，放进去，但你得到的仍不会是你真想要的风格，而是你不得不要的风格，是你的根性在你的总和的整体呈现中的一种效果。就是说真风格的取得并不花力气，只须放松身心便可垂得。这有点难以理解，人要上进，怎么可以不使劲呢？！我意，真风格是一个综合问题，风格则可以只作形式问题，形式玩不尽，又好玩，可以追，应该追，我也在追，尽管它常常滑向娱乐和泛娱乐的怪圈。此番，不妨结合我自己的苦乐经验和一些猜想，说说一个画者一生追求风格的五种境地：

第一境，是你追它，它就逃，你不追它，它又来了。这一阶段，你可能以为追到手了，但那只是些生搬硬套的伪风格，干脆甩开不理了，在烦覆的技术操练中倒不期然逼出了些本色风格。第二境，是怕它不来，又怕它乱来，这一阶段，因急于自立门户，所以怕它不来，又因该阶段多自我放大严重，且急于上手，终使“风格”演成了“疯格”，成了自身功力难以驾驭的洪水猛兽。第三境，是不怕它乱来，就怕它早来，前阵子该乱也乱过了，你玩酷的，我也会，谁怕谁，只是此时更懂得火候了，先前只晓得猛火爆牛肉，现在会温水煮青蛙了，知道学问要做得细慢，事理要看得通透，方方面面林林总总，单等

它机缘凑齐了不请自来。第四境，是怕它来，来了也说没来。这时但求最好，生怕人在一旁对你分宗纳派，小看了你一统诸侯的高度。所以忙不迭地抖去所有殷勤上身的关乎风格流派的赞美。第五境，来则来之，去则去之。尽管你觉得风格只是你曾经换掉的一件件衣裳，好事者却硬要给你套回去，而你已老到无力回应他们对你个人风格愚顽而持久的兴趣，只好守住最后的元气任人搬弄。

既然加进了猜想，自然不必较真。更何况风格这题目，体量宏大漫漶，不抛出几块砖样的大书是说不透的，它是个路路通的立交桥，就其纲要性的文字，也比这篇豆腐文章来得体大。我这篇短文既无掰开碾碎的细活，又无“我注六经”的谨严，只是一小碟“炒随便”而已。所以，想知道风格这件事，还得另找教材。我的总见解是：不能孤立地看风格，但我们逼视风格的时候，眼睛后面还需有双眼睛，望向那许多与风格看起来不相关涉的风马牛的事，因为，能左右风格的事项，真的太多了。

尉晓榕

2008年12月11日

于司雨堂